

中美合作抗日秘錄（七）

費雲文

中美合作所的尾聲

「中美所」在短短的三、四年之內，工作單位廣泛的分布在幾乎相當於美國整個面積的龐大地區，北自戈壁沙漠邊緣的氣象站，南至南洋印度各地；完成了（一）協助美軍、從海上擊潰日軍，（二）配合戰局，從陸上牽制日軍，（三）策應美軍登陸，配合國軍反攻等任務。縱然由於軍事的發展，美軍並未在中國登陸，但當時中美所控制沿海岸二千哩地區和保衛東南首善之區的努力，對美國太平洋海戰的勝利，和對中國戰後的有利局勢貢獻頗大。較諸當時盟軍在歐、亞、非各戰場，此處以少數的供應和特種的戰法，而能有如此的輝煌成就，是難能可貴的。

尤其是戴笠先生所領導的工作同志，所發揮的自助人助、堅苦卓絕的精神，和所表現的優異卓越的工作效率，更屬罕覯。

勝利前夕，美海軍柯克上將來華，巡視「中美所」工作和訓練基地時，曾表示在鍾家山看到「中美所」的戰鬪意志、蓬勃精神，和偉大的事業規模，不但在中國長期抗戰的物力艱難下，覺得可欽佩，即在美國，也祇能如此。因此可見以

此合作戰勝共同敵人日本，是必然的。此外，中國民主社會黨創始人張君勣也在參觀「中美所」時，慨然讚佩說：「重慶發號司令的最高統帥司令燈塔，堅忍不拔的抗戰精神，得到充分的信念證明。」

招待記者澄清謠傳

「中美合作所」的成就，因為保密的關係，戰時毫未透露，而共黨「不打日軍，專襲併地地方武力和國軍，破壞抗戰」的事實，反而在美國報上列出一些「農村改革者對抗日軍的英勇行動」的記載。

爲了端正視聽，爲了不湮沒中美所的血汗成果；梅樂斯副主任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廿二日（即重回東南凱旋上海之前）在重慶造船場松林坡公館招待美國新聞記者，簡報中美所的工作概況所發生的作用。到場的人員有：

①美生活雜誌駐渝總代表賈克比夫人

②美聯社記者王公達

③美哈普出版社名記者華克

④美合衆社記者莫色

⑤魏德邁將軍交際副官希利少校

⑥魏德邁將軍新聞總檢查官苟伯格中尉
⑦赫爾利大使交際副官雷諾少校

⑧梅樂斯將軍駐美陸軍總部聯絡官伯格少校

⑨中美所主任祕書潘其武

⑩中美所編譯室主任劉鎮芳

在衆人向梅樂斯副主任道賀其晉升少將後，他發表談話：

「現在戰爭已結束，美海軍在華工作的祕密性或可因局勢的演變而漸次公開。」

「本人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來華，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與戴雨農將軍合作，進行極爲順利；雙方合作精神良好。目前中美所有美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人員約兩千三百人，所訓練的游擊部隊和工作人員約五萬人；北自戈壁沙漠南至海南島和南洋印度各地，均有中美所人員。總部設在重慶，前進指揮所原設建陽，現已向滬杭推進中；另在全國各地設有廿二個訓練單位，每一單位均有美員參與工作，直接與華方協調聯繫。」

「氣象方面，在中國各地設有氣象站，經常以無線電報告重慶，再由重慶以無線電一日廣播四次與尼米茲的總部，給予莫大的協助；如無中美所的氣象情報，美海軍在太平洋將無法活動。」

「游擊武力方面，以別動軍和忠救軍爲主，由華方選派士兵分赴各訓練班，由美海軍人員予以技術訓練，華方人員予以一般訓練；然後予以美式裝備，派赴前方和敵後各地，打擊敵人。惟受裝備人數的限制，其戰術側重於對敵人交通、倉儲的破壞、伏擊和突擊敵人，並儘可能蒐集情報。截至目前爲止，中美所發出的每一枝槍枝，平均已打死一個半敵人，在湘省的活動，使敵人無法利用其鐵道和水道作有效的運輸。如此偉大的工作，而我們每月由印度所能內運的物資僅一百五十噸。中美所的一切工作，均賴此一百五十噸物資；所以全美艦隊總司令金氏元帥曾宣稱：『以所得的物資與實際的工作對比，梅樂斯將軍所領導的美海軍的成就，在全世界各戰場上，無出其右者。』我們常以此自豪。」

「情報工作方面：中美所的情報員遍滿全國，所蒐集的情報，有時極爲重要，傳遞也極爲迅速，同時也充分的加以分發運用。還有，中美所的海岸瞭望哨的工作成績也不容忽視。例如本年初，在海南島的某一瞭望哨，發現敵人大大小十艘的運輸船團，在中國海面航行，內有巡洋艦、驅逐艦和大小型運輸艦。當即以無線電報告重慶總部，迅即通知在重慶的潛水艦聯絡官易伯特中校；轉知其所指揮的潛水艦，告以日船團的位置，將其全部擊沉。另外，我們經常和第十四航空隊密切合作，供給情報，轟炸敵人，對截斷敵人海上運輸，也有很大貢獻。」

在場各記者聞聽動容，紛紛詢問美海軍人員在作戰期間，有無實際潛入敵後工作和被俘受傷

者？梅樂斯副主任當加答覆：「美海軍人員係與華方人員並肩作戰，經常出入敵後地區；由於戴先生一再命令部屬，儘可能維護美員的安全，各方加以掩護和保衛，所以被俘和受傷的情事不多；我們在華的工作，事無巨細，均與華方推誠合作，如無戴將軍和軍統局的協助，我們實無法在華推動任何工作。」

由於當時外人聽到有關戴笠先生和軍統局的流言很多，在場記者乃就此一問題詢問梅樂斯副主任，希望就其與戴笠經常相處的實際觀察，作一客觀的回答。梅樂斯副主任乃就各記者所詢各點加以答覆：

梅樂斯讚譽戴將軍

「關於外間所傳戴將軍的謠言，我聽到得最多。以三年餘我與戴將軍的朝夕相處，對他最爲瞭解：

「至於外間傳說戴將軍吸鴉片並且販毒，更屬無稽。茲舉一例：三年前，當本人兼任戰略局遠東總代表時，因爲戰略局在緬甸的工作，需要鴉片與當地的土蕃交往，曾經要求戴將軍設法購運鴉片一百兩交本人送緬甸應用，戴將軍當時答覆：『中國政府已明令禁止毒品以任何方式買賣和運輸，違反政府法令的事，雖有助於你我的工作，請恕我不能應命。』戴將軍是否販賣毒品，各位當可自知。我與戴將軍朝夕相處達三年之久，海口大都被封閉，外間物資無法進口，後方的工業，無法供應人民的需要，而人民仍需吃飯，所以中國政府在財政部之下設立有貨運管理局，將淪陷地區的物資如布匹、棉紗等，設法內運，交由政府機關作合理的分配，用以調節市場，穩定物價，供應人民生活需要；因爲祇有戴將軍和軍統局的組織能順利進出敵前敵後，能達成此經濟作戰的目的，所以交由他兼辦。戴將軍是貨運局的局長，是政府的官員，在他的職責之內做報効國家，協助抗戰的事，究竟是否爲走私專家？」

還是一個富有魄力的愛國者？相信各位自能判斷！但是，據我所知，戴將軍不但不是走私專家，而且還是緝私專家。他兼任財政部的緝私署長，在全國各地組織強有力的機構，專門防止奸商私運口紅、絲襪等奢侈品進口。數年前轟動全國的槍斃林世良案，即係戴將軍檢舉非法、鐵面無私的例證。當時，緬甸危急，中國政府爲了搶運軍火進口，動員所有卡車，運輸戰略物資；而林世良卻以公用車輛和仰光商人勾結私運貨物圖利，被戴將軍的部屬查明扣留，呈送政府法辦。戴將軍盡力禁止奸商非法發國難財，其不受人歡迎乃意中之事。

「至於外間傳說戴將軍是走私專家，這是種膚淺的看法，同時也是種誤解。中國單獨抗戰八年之後，海口大都被封閉，外間物資無法進口，後方的工業，無法供應人民的需要，而人民仍需吃飯，去見他，根本沒有吸煙的習慣，更談不上抽鴉片。外面還有人謠傳戴將軍自建一處集中營，將其政治上的敵人自行禁閉，經常施以苦刑。不錯，是有集中營；我想在戰時，任何國家爲了暫時拘留違害國家安全的敵人和間諜，或者政治上的戰俘，都有類似組織。這個集中營設在貴州的息烽，本人雖未親往參觀，但中美所的美方人員

，曾有多人親見詳情，在那邊所集中看管的，均係政府交辦，而非憑戴將軍個人的決定。集中營中生活非常舒適，有合作社；南京偽政權的某要員的母親也安置在內，戴將軍待他很好，偶爾生病，總是派中美所的美方海軍醫官親自趕去診治；後來因為年事過高，久病不癒而去世，那位海軍醫官還在場為之證明。

「外面還有人謠傳戴將軍經常擁若干女人。據我三年來和他相處，日則同食，夜則同屋而住，自由出入他的處所，不必事先安排和通報，有如家人兄弟；但從未見他有任何女人。戴將軍每日辦公到深夜二、三時才就寢，早上六時即起床，並無時間作私人活動。」

「總之，三年來，我與戴將軍朝夕相處，極感愉快；僅以美國一句話，以描寫我對他的印象：(He is a swell guy.)『他真是一位好到極點的人。』」各記者聽聽之下，非常感動，當表示「可惜我們以往無晉謁戴將軍的機會，戴將軍確係一偉人」，「此類動人故事，必須公諸美國民衆之前，使他們明瞭真相」。

紐約美聯社重慶分社的記者樊四維，根據梅樂斯將軍招待記者的談話，於九月十三日撰成新聞稿，拍電同美。

海軍公布作戰實績

美國海軍部也在美國發表關於「中美合作所」抗日經過的新聞稿：

在中國各地與華軍合作，多方協助美太平洋艦隊，攻擊敵海軍和所佔領的島嶼，最後直搗日本本土，貢獻極大。該項事實，為此次聯合國作戰軍事活動中保守最嚴的一項秘密。現在在華日軍已逐步投降，中國政府和美海軍部認為時機成熟，上項事實可予公布。因為現在日軍已經繳械，在敵後秘密工作的中美人員，可無性命之憂；而他們的家屬，對他們數年來英勇殺敵的事實表現，可以引為榮譽。

該項工作的成就，令人驚奇，此實由於中美兩國人民傳統的友誼和均有擊敗共同敵人的決心，所以友誼實為中美合作的基礎，也為其所以能發揮如此巨大力量的玄秘。

美海軍因爲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在戴局長兩農和梅樂斯少將的精誠合作下，自成立到今日，完全以促進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為目標，努力打擊敵人。就其密切合作的程度而言，中美所實為此次聯合國作戰期中的各嚴密組織，能不受語言障礙，而始終融洽無間的惟一機構。

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隊的密切聯絡，對美潛艇隊對日本航運的攻擊，也有貢獻。他們經常將日本船隻的行動探查確實，報告總部；美潛艇根據此項報告，能按時出擊，在預知的地點將敵船擊沉。

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隊的密切聯絡，對美海軍的貢獻極大。中美所將所獲得的情報，迅速提供十四航空隊，作轟炸的依據。一九四四年秋天，敵軍進攻桂林時，十四航空隊因爲地形的關係，對敵軍的行動難予偵察；中美所的麥加飛上尉，即空降於華軍陣地的前方，在距離數百碼地點，設立陸空無線電聯絡，受傷不退，支持凡十九日之久；十四航空隊得以痛炸敵軍，獲得輝煌戰果，麥加飛上尉因此獲得美陸軍銅星勳章。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隊在合作布雷方面也很有成就，中美所的人員，派遣空中攝影判讀組，判讀空照相，供給情報，並派遣布雷專家協同十四航空隊的人員，從空中在中國沿海的航線、敵軍佔領的港灣和長江內河分布水雷。因此，敵軍的航運常遭嚴重打擊，運輸被迫停頓；常需數週的掃

陣地。

中美所的氣象測候和其他工作人員均攜有無線電機，對情報傳達中美合作總部；予以研究分析後，直接電達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和散布海上美空軍、艦隊以及潛艇收音臺。美軍在西太平洋作戰時，即全靠該項氣象報告和軍事情報。尤以美航空母艦準備空襲日本本土和臺灣時，因氣候變動不常，即係完全仰賴此項情報，爲其活動指南。

(七) 錄秘日抗作合美中

雷工作，才能恢復交通。中美所的沿海偵察和布雷隊最大的成功，為強迫敵軍航運遠離海岸，在深水內航駛，給予美潛艇大肆活動的更多機會。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隊聯合的電訊偵譯和海洋偵察，對美海軍與敵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決戰，有極大的貢獻。一九四四年十月菲島的雷伊泰海灣(Leyte gulf)的海空大決戰，日本航空艦隊和特遣艦隊分三路夾擊，企圖消滅美軍登陸船團的情報，就是由中美所供給；美艦隊乃得事先加以防範，而免遭受危難。

中國的游擊隊，除保護美員共同作戰外；並接受美方的現代戰術訓練和新武器裝備，組成以營為單位的游擊隊和行動爆破隊。在中美雙方密切合作下，從事對敵軍的突擊和破壞。美方的官兵，也參加前線的任務，使敵人的鐵道交通和軍儲倉庫，經常遭受很大損失。因此，中美所的游擊隊和爆破隊，在蔣中正委員長及其美軍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指揮之下，擔負各種可靠而有效的任務。中日戰爭的初期，中國游擊部隊因為缺乏器械，在作戰時的死亡率，常三倍於日軍。自中美合作以來，日軍的傷亡逐漸增加；一九四四年以後，中美所平均每月斃傷日軍約兩千人，斃敵三人，華方僅損失一人。

中美所人員用以殲敵的戰術，大多為埋伏、突擊、截殺和偷襲；常乘敵軍在鄉野地區行動之時，隨機應變，予以殲滅。因此，敵軍每因困守碉堡，常至糧秣斷絕，被迫以大軍出擊，而被游擊隊伏擊和兜截圍剿，蒙受巨大損失。

因為不斷的爆破公路、鐵道、橋梁、河運，

使敵人的交通常受阻撓；因為不斷的炸毀工廠、堆棧、倉庫、軍營，使敵軍的後勤供應大受影響。敵軍船隻在停泊時，既易被我轟炸，行駛也常遭襲擊；甚至在其嚴密防範的港埠口，中美所人員也能潛入加以炸毀。如一九四五春，即會將停靠廈門港內的三千噸貨輪炸毀。此外，在長江、洞庭湖和鄱陽湖一帶，中美所人員也以其他爆炸方法，有效的破壞敵軍的運輸補給。

抗戰勝利前夕，因中美所在沿海各地的不斷活動，敵軍被迫撤退。福州和溫州的收復，中美所也有所貢獻。

爲防止敵偽混入內地，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防奸防諜的工作。美海軍部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和聯邦煙酒偵察局的協助，派遣專家來華，訓練中國的防奸防諜人員，進展神速。中美所的人員，所以能在敵後工作而未遭暴露，以及中美合作數年的成就，在今日來公諸報端爲人所不知，即爲保密防諜工作達到效能的明證。

此外，美海軍部還派遣優良的軍醫人員和藥品來華，除供應中美合作人員的醫藥需要外，並設立門診，協助醫治平民。此項工作，在中國醫務極爲缺乏時期，最有意義。在敵軍佔領區的最前線，中美所也秘密設立小規模醫藥單位，隨時醫治受傷的工作人員，因此死傷極少。同時因爲講究嚴密的防疫衛生，所以縱在傳染病區內工作，而感染的也極少；員兵的健康百分比，遠在其他作戰部隊之上。而中美所單位附近的居民，也獲益不少。

中美所的人員，對於美海軍與陸地空軍的駕

駛和轟炸人員的救護，盡力與其他救護單位取得密切聯繫。截至七月一日止，中美所人員已經救起被敵擊落或被迫降落的中美飛行人員卅人、轟炸和航行員四十六人，以及隨軍記者貝爾一人。當貝爾被救後，其驚喜狀態誠難形容；而其親身經歷的在海天異域絕處逢生的戰場奇遇，當然使其對中美所的真實成就，有了新的認識；然而勿勿一瞥，又何能盡其萬一！

「結束」與「繼續」的商榷

中美所的成就，對盟國能贏得太平洋戰爭的關係，已如上述；因此戰爭雖結束，美國海軍仍希望以「中美所」的良好合作基礎，成立另一個新的合作機構，從事若干對中美兩國共同安全有所裨益的業務。金氏上將曾有協助中國建立新海軍的建議，並指令梅樂斯副主任繼續進行氣象服務。梅樂斯以爲：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因素是俄國。在戰後，我們將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從此一戰區取得情報資料，軍統局是最能供給我們所需一切情報資料的機構。」

「我們戰前利用海軍武官在外國蒐集情報資料的政策，已經不够，因爲武官無法瞭解下層民眾的事態。軍統局的中國人，是一向跟我們合作最友善的人；在戰後，我希望用我們的顧問性質的建議和通信設備，來交換他們的情報服務，並且已和戴笠將軍取得口頭協議。」

因此，梅樂斯副主任對「中美所」結束後成立一個新的合作機構的事頗爲熱心；同時他以爲

「當戴雨農將軍主持中國情報工作之時，如果美國要想在中國取得交換情報之利，而竟不與他聯繫，簡直是不切實際的空談」。加以中美所三年多極友善而有效的合作，他相信繼續和戴笠將軍合作，定能從實際上對美國有所貢獻。

中國，雖然勝利來臨，但民生貧困，國力衰竭；民衆渴望復員，國家需要建設。所以政府確定「和平建國方針」，對外，求國家的統一獨立與世界和平安全；對內，以建設現代化民主統一國家為總目標。當時許多特殊困難或複雜的問題如：（一）一百多萬日軍的遺留我國。（二）八十餘萬僞軍的復員。（三）共黨與其擴大武力的繼續叛亂，破壞鐵路橋梁和交通工具。（四）戰時通貨膨脹的後果。（五）農村經濟復興的需要。（六）實現政府在戰時對政治上的諾言（起草和制定憲法、結束訓政時期的黨政制度、撤銷新聞檢查）等，亟待解決。蔣委員長以全民領袖和國政府主席的地位，肩負重大責任；積極分從整編軍隊、減縮軍費、恢復交通、整理工礦業、復興農村經濟，和組織更有效的民主政府各方面努力。可是，這些努力，卻因為共黨的悍然不顧國脈民命，繼續擴大其叛亂活動而遭受阻礙；加以蘇俄的推波助瀾，情勢非常艱危。美國雖然希望以其政治上的感應力量，以調處協商方式，協助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使真正和平能够得以實現；可是，共黨卻乘此以「和平共存」的糖衣，爭取時間，作全面叛亂的準備，以貫徹其「向國民黨反攻」的政策。此種趨勢，戴笠先生當然比較梅樂斯副主任瞭解得更為深刻，他深知今後的中國，將因

為比較日本更為陰險毒辣的新敵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徒的殘害而更為多災多難。所以他基於一貫的熱愛國家和獻身革命的熱誠，希望繼續中美所的合作，以便對多難的國家肩負更多艱鉅的任務，對中美共同的安全，作更大的貢獻。

可是，由於中共和其同路人的巧妙宣傳和惡意誣謗，居然製造成一種不公開的「輿論」，認為「戴某的主要興趣，乃是維護中國的一黨政府」。雖然麥茲爾上校曾經寫信給柯克海軍上將，表示他不平的意見說：「中國的聯邦調查局，如果他不保衛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將幹什麼？」雖然梅樂斯將軍已公開對記者發表談話，報告中美所的成就，而且也解釋了一般人因為誤聽謠傳而引起對戴笠先生的誤解。可是，美國仍然有人堅決主張：「戰後的在華的情報組織，絕不可與戴某的組織發生了任何關連。」

因此，「中美所」究竟何時結束？結束以後是否需要另行成立新的合作機構？從事何種事業？以何種方式繼續進行合作？在美國有若干不同的意見。最後經國務院和陸軍部、海軍部決議如下原則：中美所除部分氣象、通訊和情報工作外，其他各項工作必須趕辦結束；並由聯合參謀本部分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元帥，和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照辦。而新的協定，究竟何項業務為主？新的機構，將為何種形態？因要對象戴笠先生和他的軍統局觀感不一，因此很難迅速有效的取得一致的協議。

梅樂斯返美國養病

戰後，梅樂斯副主任在上海的工作非常忙碌，他必須負責處理若干有關美國海軍方面的事務，並代表美國和中美所應付各種禮貌上酬應；在過分的疲勞之下，依賴藥物支持他的精神和體力。同時，他對中美所的今後繼續合作問題也特別熱忱特別關心；可是他的「以俄共為假想敵人，和戴笠將軍密切接觸，繼續精誠合作」的見解和理想，在當時美國致力「促進國共和談」的前提下，和部分人士「因為戴某堅決反共，而必須將他排除」的情勢之下，難免會受到阻撓而無法實現；因此使他極感憂慮焦躁。

當九月十九日美海軍金凱特上將率領軍容壯盛的海軍艦隊蒞臨上海時，梅樂斯將軍曾經向他提出回國休假的要求；金凱特上將慨然允諾。因為美海軍已經安排他的新職為美軍駐華海軍司令，歸第七艦隊節制，祇待聯合參謀本部批准，即可發表。因為金凱特上將欲去重慶會謁蔣委員長，所以梅樂斯副主任和赫爾利大使先於九月廿一日同機飛往重慶，預為安排晉謁時間和禮節事宜。但當梅樂斯於廿二日晉謁蔣委員長返回中美所後，即因生病而不得不先被送回美國休養。他的部屬馬力斯事後曾經寫信給梅樂斯夫人，形容他當時的病況：「他不斷的開會、討論，打勝仗，接待金凱特將軍，沒有睡眠；堅持應與戴笠將軍合作，憂慮共產黨徒的陰謀，使他身心無法承擔。

作的輝煌貢獻，非常敬佩和感謝，特別頒贈大綬雲麾勳章一座。蔣委員長特派軍統局的主任秘書毛人鳳和中美所的主任秘書潘其武，於梅樂斯副主任飛離重慶之前前往頒贈，並由毛人鳳將軍誦唸頒勳詞。戴笠先生親自趕往機場送行，不勝依依；而從此遠隔重洋，天各一方，竟成永別！

新的合作遭受阻撓

「中美合作所」結束後，新的合作業務和合作機構問題，美海軍高級將領和梅樂斯將軍均希望能根據中美合作的經驗基礎和珍貴友誼，協助中國建立新的海軍。早在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勝利在望之時，全美艦隊司令金氏上將即曾向中國政府提出此項建議，並命令梅樂斯積極進行。同月十八日，梅樂斯乃向蔣委員長貢獻具體意見，請致函杜魯門總統，先派代表團來華，以二、四個月的時間調查實況，然後計劃應在何處建立軍港和海軍學校？如何增加海軍設備？增調船艦來華？建立陸戰隊？如何兼顧民航和商船事業？然後製成建議書，分呈蔣委員長和杜魯門總統；並表示中美所訓練的部隊，將來可改編為海軍陸戰隊。該項建議，當為蔣委員長所嘉納。八月廿七日宋子文院長乃向美海軍部長佛雷斯特爾和金氏上將商請派遣海軍考察團來華。因為太平洋戰爭的急轉直下，該項協助中國建立海軍的方案，最好能在戰爭結束日本簽署降書前獲得美國通過；因此，蕭勃根據戴笠先生的指示，同時在美與海軍部長佛雷斯特爾和海軍參謀處長愛德華中將接洽，請其先主動向美總統建

議，以爭取時間；如能順利通過，則不但可以維護中美雙方在太平洋的共同安全，而且更足以顯示美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於是，美海軍部由麥茲爾上校擬呈送杜魯門總統的備忘錄，建議助中國建立海軍。當天即獲批示：

（一）建議各節，原則核准。

在日本投降簽字前，將美國船隻一部分贈送中國而不必由國會通過辦法。

（二）請代草擬戰後海軍助華方案，以便於九月五日向國會致詞時，向國會發表。

（四）請代草擬戰後海軍助華法案，以便提

出國會通過。

麥茲爾上校立即遵照擬具草案，其重要內容爲：

（一）本草案由美國國會參衆兩院通過，授權總統，不論其他法案如何規定，凡總統認爲與公眾福利有益時，得將美國的剩餘產業（包括海軍艦艇與其他物資）出賣、交換、租借、贈送或以現款信任抵押，或以其餘所得物資轉換，或以總統認爲適當的其他條件交換時，將美國所有物資，協助中國；且總統於必要時，並得以其他訓練、設計與技術等方法協助。

（二）授權總統，凡經中國核定，而總統認爲有益於公眾福利的事項，得派遣美海軍或陸戰隊員兵協助中國的海軍建設。上項派遣的員兵，如經海軍部長許可，得接受中國政府給予的津貼和報酬；但仍照常支給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定的新給。其在華服務的年資和退休辦法，仍照其他美

海軍中服務的員兵同等待遇。

該項草擬，逕呈海軍部，但未經國務院轉呈杜魯門總統，以致未能在九月五日的國會提出報告。可是，這項新的合作建議，卻因爲美國某些人士的堅決反對而無結果。因爲他們主張戰後在華的美軍組織，應該是一個陸海空聯合的組織，他們阻止美國一切兵員與戴笠先生合作，甚至阻止梅樂斯的可能再度來華。

於是，金氏上將一面計劃在中國新海軍未建立前，可以由中美合作，先編組華南和華北的海防巡弋隊，以及長江、黃河、珠江的巡弋隊，各隊以美方派上校或少將軍官爲隊長；一面於十月十九日再提折衷辦法：「由海陸空各派代表團，分別代表各軍總部，合組駐華軍事顧問團，以資深者爲團長；並由麥茲爾上校轉告蕭勃，美方海軍派何人擔任團長，須俟中國派定海軍負責人後方能決定。同時表示希望蔣委員長能自兼海軍總司令，下設訓練處，而以戴笠將軍爲處長。」果能如此，則美海軍可能派第三艦隊霍爾西將軍或金開德將軍及海軍部各司長來華，中美所也可改爲戰後的新中美所。但仍無結果。

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美海軍助華海軍法案向國會提出，參衆兩院海軍委員會對協助中國的軍艦，僅限於護航艦、驅逐艦等小型艦艇。蕭勃仍在華府繼續進行磋商，將派爲駐華海軍顧問團長的莫雷少將，也有自珍珠港來華訪晤戴笠先生的準備；不幸戴先生殉職。戰後繼續

（全文完）